

透過創作尋求答案

兩次印度行旅與駐村所見

撰文·攝影／陳思含

2016年年初，我剛結束在山上農村短暫的六日駐村計畫「走訪Sipna，社會性與公共性藝術駐村」，在水電有限、無收訊、無網路的印度中部部落農村山上，距離印度中部主要城市那格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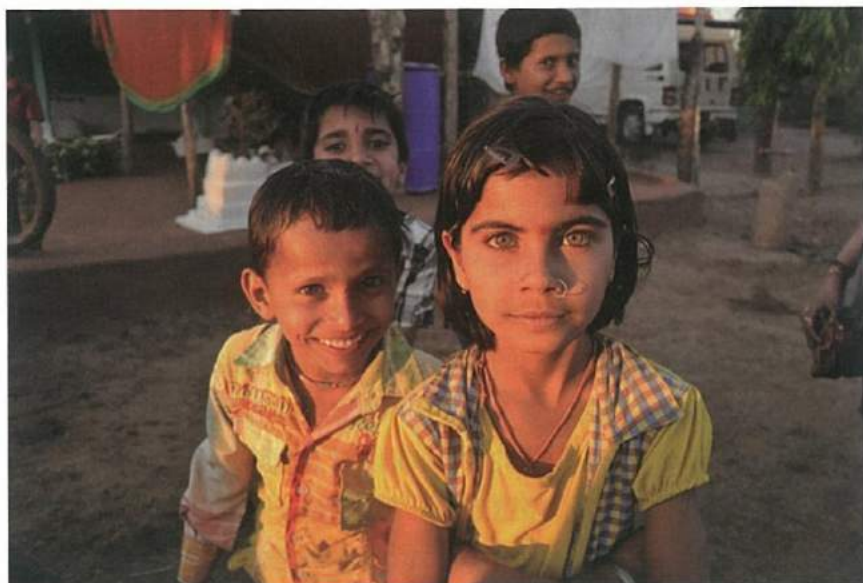
爾（Nagpur）六小時山路車程的Melgath，Melgath同時是政府訂定的老虎保護區。每天趁著太陽出來，燒水盥洗，一早沿著山路走訪六個村落，夜晚眾人圍著柴火取暖，在月亮星光下歌唱，剛好

也和村民、藝術家們和工作人員們，聽著他們唱著當地的民謠，一起迎接新年。

現在的我則已經回到市區，正在孟買友人的公寓寫這篇文章，想著在過去兩年間已經陸續來印度三次，試著整理每次的經歷，想著遇到的人、說過的話，不知不覺，我憶起第一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經驗。



2016年初隨駐村計畫走訪農村所見情景



「走訪Sipna，社會性與公共性藝術駐村」中的兒童劇表演。

河階上的療養院

2014年4月我剛離職，臨時訂了機票追尋妹妹的腳步到瓦那納西（Varanasi）泰瑞莎修女的療養院當志工，那時每天早上7時到下午1時多到療養院服務，下午坐在旅館頂樓望著恆河放空、看書、午睡後，外出覓食，再沿著恆河走，一停留就是一個月。氣溫高達40°C的五月天，正是當地國外遊客觀光的淡季，療養院的志工也只有我，外頭大多是本國人到恆河朝聖。

擔任志工的生活期間，跟著僅有的三個工作人員清掃療養院的起居室，結束後跟著修女分配藥，病人們一個個等著領藥，然後等你遞水給她們。接著要鼓勵幾個年輕的女孩一起上頂樓曬衣服，讓可能一生都將待在療養院的她們有機會活動筋骨，下



瓦那納西巷弄一景

樓時，她們已經在呼叫你「阿姨」，等著你幫她們剪指甲、擦指甲油、畫手繪（henna，印度彩繪），再來幾個女孩會跟著你到稱為「學校」的小房間畫畫、唸書給她們聽。她們常拉著我說話，前兩天我只會傻笑，第三天我跟旅館小弟惡補了幾句印度語，但因為她們多是精神有問題的患者，也搞不清楚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印度話，後來索性用英文對答，主動稱讚、拉拉手、抱抱她們，她們總是比我還開心

激動。外頭是恆河，一條河乘載了生死的河，人們在那沐浴、游泳、洗衣，船隻航行，牛隻也浸泡在河中消暑，幾個河階焚燒著屍體。在療養院裡頭，我曾用全身的力量拉著無法行動婆婆的腿，另一人遮住婆婆的視線，婆婆的左腳第四指的位置，腳板和腳趾間，有一個4、5公分的洞，修女正在把血肉中蠕動的蛆一條條夾出來，婆婆哀嚎……。炙熱的天，恆河和河階上的療養院，充滿著苦難和等待救贖，這是我

和印度的第一次相遇。

叩居藝術村

隔年2月，我獲選竹圍工作室和印度叩居藝術村（KHOJ International）的交換計畫，到浦那（Pune）參加為期十七天的駐村工作坊。我和十位來自烏干達、印尼、美國、巴黎、德國各地的藝術家，以及十一位印度各地的藝術家，進駐位於浦那市中心火車站附近的TIFA工作室。TIFA是一棟已停止經營，有著1910年裝

飾藝術建築風格的老飯店。藝術家一人一間房，像是回到研究所時期的創作狀態，白天大家各自工作，每個晚上則輪流由三位藝術家介紹自己的創作和討論，駐村的最後一天開放工作室展覽。浦那是印度第八大城，也是大學城，70%的居民都是學生和老師，現代化的公寓大樓，和其他大都市一樣，有著大家熟悉的咖啡廳、餐廳、購物中心和夜生活。駐村週末的聚會，我們在露天的花園享用燭光晚餐，精緻的當地料理搭配浦那自釀自製的紅酒和起士，出沒於消費不比台灣低的場所，跟著帶有印度傳統樂器演奏的印度當代樂團舞動，深夜走出酒吧，街上仍是傳統的茶攤，髒髒舊舊的街道、穿著傳統沙麗的女人們、睡在大街上路邊的人們、讓我回憶起第一次來到印度的顏色和味道。

駐村開始的第二天是觀光文化之旅，其中一個景點Tambat Ali，位於印度浦那舊城區，也是社群的名稱，一群自18世紀聚集在此的銅器工匠社群，從前他們世代為王室製作劍、武器，英國殖民時期改而生產日常生活器皿，時代變遷下，不鏽鋼和塑膠製品大量生產，社群因而沒落，現在只剩約八十位工匠。我們一行人從外頭街道人車喧擾聲中，浩浩蕩蕩來到狹小的巷弄，此起彼落



瓦那納西恆河一景



2016年初隨駐村計畫走訪農村所見情景

不間斷地敲擊聲隨著腳步逐漸增強，大家分別拿出相機、手機開始記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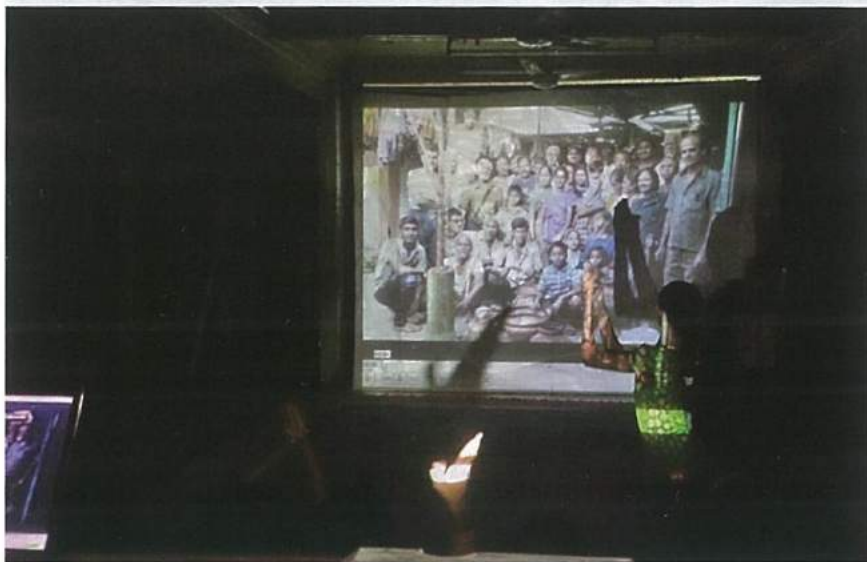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駐村期間的作品之一就是關於這區的製銅社群，因為語言和安全考量的關係，前兩天志工陪同我前往訪查，接著我便有把握獨自前往收集素材，有時我就坐在那寫我的筆記，他們大多不會說英文，我們只能微笑示意，幾天後他們似乎很習慣我的出現，會詢問我要不要一起喝茶、

吃午餐沒，傍晚小孩們下課會跑來找我練習說英文。狹小的社群空間裡，從早到晚的敲擊聲，共用的盥洗區、廁所，家家戶戶生活緊密，中庭有株不到180公分高的樹，被及膝高的水泥框住，沒有枝葉，枯黃的樹幹上頭掛了印度教紅白黃鮮豔的花串，據說是他們的神，晚上小孩們全圍在樹神旁，在狹小的空地吃飯。

在製作時間緊迫的壓力下，連續一週訪查後，我決定先進行一



陳思含 Tambat Ali 2015 錄像



〈Tambat Ali〉於當地寺廟首映，放映前的情景。

簡單的腳本拍攝，駐村單位協助尋找了一位有意合作的當地攝影師，我也找了一位當地的朋友陪同前去製銅社群說明拍攝計畫和選角，我們花了半天選角，一個下午拍攝。拍攝當天，我和翻譯、兩位攝影師趕在太陽下山天黑前，號召了社群男女老少一起拍攝一張正式的120片幅大合照。另外，因為我希望首映是放給參與影片拍攝的他們觀賞，所以特別在駐村展覽前一天，我拿著

剪好的影片，租了投影機，帶著朋友手寫的紙條，標示著「請在今晚7時前往社群的寺廟觀賞影片，請大家告訴大家」，做為語言不通的溝通小工具前往放映現場。放映時，他們興奮地以印度語交談大笑，影片一連播放了五次，小朋友們還幫影片的鸚鵡配音，有人還開心地站起來跳舞，一直要我多留幾天和他們一起過印度新年，我則答應他們一定會再回去找他們。

回到台灣後，我將當時在印度放映的版本重新剪輯，加上創作過程中省思的文句，以及我沿著片中小男孩走過路線拍攝的素材，剪輯了三個軸線的第二版。

作品1 〈Tambat Ali〉

這是結合紀錄和敘事手法而製作的錄像作品。鏡頭跟著一個當地小男孩的步伐，看見一個即將消逝的社群的生活型態以及人與人的關係，想像著印度浦那巷弄中持續兩個半世紀的敲擊聲，世世代代的修行，現今傳統工藝和現代生產結構的改變，種姓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化。我在創作時，同時也思考身為一個外來者在此創作的動機，基於取材和回饋的想法，因此邀請攝影師古提卡（Chaitanyan Guttikar）一同參與，在影片拍攝完成之際，為社群的所有居民拍攝團體照，最後將肖像照作品送給他們，並且邀請社群居民於當地寺廟共同欣賞影片放映。展出作品以錄像投



攝影師古提卡拍攝的肖像照



陳思含 Ka-I 2015 錄像

影、攝影及文件，試圖呈現計畫中，觀光、探索、溝通、拍攝、邀約、放映等情節，以及創作者與被攝影者、在地人和外來觀光者的種種關係。

作品2〈Ka-I〉

〈Ka-I〉是我另一件在駐村期間同時完成的作品，與〈Tambat

Ali〉嚴肅思考的創作過程恰好相反。記得有次一位印度友人跟我說到他最近讀的一篇文章提到，北印度語Hindi裡面的「昨天」和「明天」為同一個字「Ka-I」，我聽了後大叫說：「這太瘋狂了！怎麼可能？」於是，我開始遇到英文能溝通的印度人就問同樣的問題：「為什麼印度文中昨

天和明天是同一個字？」有人回答我他從小就這樣用，沒有為什麼；有人說英文的橘子和橘色也是同一個字；有人唱了句「時間如河流」的印度歌回應我，還試圖跟我討論物理理論中的時間。

同樣一起駐村的印度藝術家維波哈（Vaibhav Raj Shah），總是有很多好玩的鬼點子，跟我講



〈Tambat Ali〉於駐村結束時發表的展覽現場

話沒一次正經，這時他反而很認真地寫了明天、昨天、今天和時間，這幾個關於時間的印度文與我說明，我跟維波哈說，一個民族的語言一定和他們的生活哲學息息相關，我想請四、五個印度人一邊放風箏的同時，一邊回答「為何印度文中的『昨天』和『明天』為同一個字『Kal』？」我們沒邏輯地扯淡瞎聊一陣後決定合作。於是我租了GoPro、徵詢幾位藝術家做志願者，找他們一起參加這個創作，而規則就是坐在駕駛座的人必須詮釋「為何印度文中的『昨天』和『明天』為同一個字？」說完的人換座位到隔壁的前座，後座的人則換到駕駛座回答問題，完成一個循環，重點是換座位的同時，車子必須持續行駛不能停。於是就在沒有彩排的情況下，我

們邊開車邊換座位，在荒謬的戲碼中、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環中，在車內完成關於時間哲學、印度宗教與文化關係的討論。

結語

對我來說，兩支同時完成的影片，就像是我透過創作尋求答案的過程，關於印度人生的哲學，身為一個外來者，思考著社會和人生，有什麼立場評論？身為一個創作者，在每次短暫的駐村，片段而迷人的異國情調，琢磨著影像紀錄之形式創作取材與道德間的問題。這兩件作品，一片記錄了世代敲擊著銅器社群的生活，蔓延幾世紀的敲擊聲，一片則是幾個好朋友即興演出，彷彿無須煩惱生活的青少年，煞有其事地談論著人生的哲學；一件溫馨但議題沉重，一件荒謬搞笑但

話題嚴肅；一則重，一則輕。

兩週多密集的工作之後回到台灣，我在筆記本上寫著：穿越巷弄，看著傳統價值維繫著社會運作，與全球化毫無關聯，面對眼前驚奇的景觀，眼前過分繽紛的色彩、混雜的氣味、吵雜的街道、情緒外顯的人們，混亂甚至荒謬的表象之後，讓人重新評量現代生活中每個理所當然。同時，深植生活的文化、宗教和價值觀，即使在已極度都會化和現代化的城市，深厚而甚至無法碰觸，我只能更相信真實接觸時的了解而或誤解。在採取任何立場之前，讓自己成為每次的實驗，過程中，解決自己的不適，不斷修正感受到的真實、態度和做法。

這是我和印度的兩次相遇。●